

記天津女明星

(客上沽)

天津，離女明星，不比他上海籍。默「血手」中，女土竹，現色相，可令人載斗，因而也不可統讀。女土竹公司尚未提煉之，她們爲明星，因爲天津明星，雖然有這個頭銜，有幾位還沒有上過鏡「戴素俠」爲影俠之姊，亦爲「永不歸」中之配角，因表演活潑，人多呼之曰「天津小妹妹」，「張梅蘭」女直線人，曾隸陳濟而某女校，今聯合天津某公司爲「永不歸」主演，與梅蘭芳之青歡，「黃春梅」女土站上座，與梅蘭芳之青歡，最著，因得爲「永不歸」片中配

還是天竺

(吹拍室)
(牛馬主)

頭路的情俠老三、誰都曉得是同拉暗哥哥的好東西、暗哥阿哥一飲酒、一般馬屁股自然都在各小攤上喝力的捧場、三阿妹知道、楊大押、名額門底待盡、本館主雖欲再取其事、無奈記不起來、又恐妨搶三就四、說說老四吧、說起老四、而架子倒也堪稱、可惜兩只眼睛、吊得太高、幾病、又稍為生得有些歪、最發笑的、就是她說起話來、無論那一口、總帶些帶着一節來是千刀的、所以她們有一個雅號、就叫做殺刀、殺刀老四、上一節殺刀、在民和里鋪花春紅房間、本節不曉得哪呀、竟會來駕橋橋地方來拆二份份酒、拆份酒大約纔歸是幾盤、好處難報有限的、所以四姑娘當下節仍歸獨自來鋪房間、房子已經看好、是在民和右更巷第二家的東面樓上、牌子上下的名字、本想仍用花春紅、後來經別人一開導、說花春紅的名字、帶着揚州口音、不大好聽、老四乃決計改脫的、不過堂上的名字、又要好聽、又要好聽、筆畫阿哥可是要少、以便大爺寫扇裏便當、有幾樣難處、自然非請教阮阿哥不可、好一個阮兄就替她取了一個叫做妙倩、老四歡喜非凡、翌日正要去做牌手、誰知說唐廣的大荒、忽然來找說兄、無意中說起此事、那位大荒竟又替她取了一個天女、說天女如何如何好、筆畫又好、叫又好叫、老四聽了此言、女人家總覺是沒有決心的、倒弄弄得委屈下一面、正在遲疑、她的中風發財豬結託這大少、忽然是橫棒頭腦、也隨隨便便、其時豬大少的一位朋友、倒發起話來、說一個中的、妙倩似乎近於俗、天女呢、更是太輕薄、不如我來替你取一個叫天雲吧、豬大少聞言、連說妙妙、說雲開見日、生意必興、就合老四准取天雲、老四祇有一個豬大少戶頭、那不知依、所以想來想去的、還是准取天雲。

沽上瑣記

自張作霖去京後、津沽道上、漸形冷寂、藝安花園之安國軍辦事處、所有人員、大半隨往京、當張上將、在津時、租界上以及內地之各商店、一時均利市三倍、莫不額手相慶、迨張去京、此熱鬧之市、又隨之而往、

天津附郭、所有公共地方、均為安國軍所駐紮、因而四野樹木、都為兵士截去、昔日綠陰滿蔽之處、今則成了一片曠地矣、(眉公自天津寄)

菊影大觀

集 第
約 短

和尙焚化記

春光園自台
光主金寄

金吾西面御宿有能仁古刹、中有鐵佛三尊、相傳爲洪羊時遺物、今猶
耀然高踞大殿之中、金台八景之一也、寺有主持名春元、身壯腰肥、
雖老而固、肉食僧肉、據云曾結數月、功有開漏、始克主持歲年
、於今冬因化、往生西方極樂國矣、當其生時、曾有奇遇、內功傑出
、沐佛化者固大有婦一也、

自前年古歷二月初八日(奉元)徒子孫、爲之舉火葬禮、春元
即葬於墓中、下置檀香、及引火諸物、地下挖一坑、以便起火、時
觀者雲集、烟燭風滅、此古亦皆稱、葬其一身於火窟中矣、不知曾
與佛緣、諸君、聞之亦有動於衷者、

不和時的明星評

(12.2.2)

凡是做一篇評論的文字，必須具有「了」，目下所謂電影明星的，大都一付準確的目光，然後所發表的言論，纔有價值，某小報的一此小明星小評，有位仲薇君所作的「篇」也沒有聽見導演明星的稱呼，可見沒有，連中國影壇裏的情形還沒有稱，像交際界，有一定是電影演員等等名，弄清楚，就說下篇做評了，真是荒乎其唐，待在下半篇則可笑而以爲當地的地方，寫出來，閱者切莫以爲吹毛求疵，實因像這種不知所云之評論，有修正的必要呢，仲薇君姊妹一語，不知是何所指而然之，

日
士林屋識郎德山

(林柏揚)

的，凡觀小說影片的歌衆，誰何不知其爲秋歌、小秋、而仲薇君却是說神童也！三春、還有可笑的梅芳是王元龍、寶琴等，猶他們一聲雷足影明星，還算不錯，不過徐東來東方亮星的銜衝，不知是誰時加上的、只和他人同公司又是同樣的汪俊秀、似乎有人稱爲東方亮的，但是像江蘇的藝術，有否帶得起東方亮的藝術？這是一個疑問。致於身演張四郎一事，雖題上大書特書，也非三月三日，



盛甄

雪泥今老三

客的老三

這等孝老、愛弟的處事和客人，已經有護花君書院本誌本誌，極了妓女，倒能識字通文，做妓女的有這種資格，花界裏最佩服。老三對於出局應酬客人外，有空的時候，還要看看小說，報章，老四愛看妓女的事體非常多，老三看了之後，而且還要替姊妹罵不平，老五的性情好心，將來必有一個好報，而讀者各人，有一天，到老三的家裏去打茶會，老二剛巧來浪有報誌，曉得近幾天老三看什麼報，就是近來新出版的《花世界》，老三對於這《花世界》、《報》，就是近來新出版的《花世界》，老四照實小報的，叫他助他送去，老三這樣的就要買一張看看，去送理個、喂、老三啊、徐公哈格歡喜看《花世界》，我明

九
秘
書
頁

(著 者 著)

題解「秘書」非議院之秘書，亦非軍界高等秘書，係指不書之
秘書也。
秘密人也。何劭記荀彧之傳，因其為文正公之後裔，且是
所告人之秘、鳥可不及而出之，揭其醜史，應歷幾世而知民間有
在焉。亦爲小凡非愚想望者，其用心之苦，彌計可哀矣。
若戰或，小凡本非愚想望者，因貪食小之芳餅，爲江蘇巡撫閣下
人有呼之曰小凡者，彼不以爲逆，反引以爲同志，嘗見其語曰：
鈇當家之本欲斷行陰險，今竟懷抱與常人不同，其有爲有異
於常者無疑矣。小凡富貴顯榮，仍步於舊軌，常徘徊於南京路，
衣冠式大耳、足度裙，頭一藍色破鐵帽，架一琥珀爲學生作來
之眼鏡，態度自若，有見之者輒不敢逼視，更無一人與其握手作寒
問之有不知其致強之中，恒恆爲異事，實則實行其治家格言而已。嗣後歷
官居家樂，揮金如土，不足以及子，慈慈極愾感而行陰險，誠哉斯人
中之有也。
初訪張敬章之間，爲難民僑居地，是故小凡每於歲年初十，紅燈籠
迎佛光之路之際，乃駐行宮於某里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雖風雨寒暑，

危道豐是拆字先生

也、
艷
苦不

他道：豐誰不曉得是前任上海縣知事，雖然去了任，大老爺不做，總也不至於窮到這個地步。要做拆字先生，但是本縣的題目是叫『危道豐不致拆字先生』，那麼危大老爺做拆字先生的原因在那裏？唉，請看下文。下官前天打聽一張福爾摩三報來，看見上面寫着『誰叫什麼』『危道豐』，爲了文江津字，我一看篇目，真使我莫明其大羅天，什麼赫赫有名的知縣大老爺，以知人拆起拆字來了？後來，我看下文，纔知道是危大老爺的代字文江請教人拆起拆字了，但是我理想這位做稿子的人，把篇目不弄清楚，害得那才學淺陋的我，把字讀錯做『代字』，却不曉得是『作因』的『危道豐』，這位先生，這是一個字寫的不清楚倒不緊要，可是

呂仙留真記

(笑)



三湖如花，容顏俏好，與吳不工，巧言令色，一細不誤，以致傾城。尋芳、記遊、當技、類

將邵德山買進來，吩咐手下門人分別別頭一樣樣派開，到另一家材店去配，祇出半元的代價，售色是同樣的，於是吳林居山人巧識邵德山之有名名匠俗界，果然也有幾位接近林居山的伶人，說論堪台這種便宜貨呢。

郎德山、柏林松、郎德山的女方子、鄉人也曾過目，可憐一時忘記脫，不然，大家也可以堪堪呢。

三湖如花，容顏俏好，與吳不工，巧言令色，一細不誤，以致傾城。尋芳、記遊、當技、類

常都之婦，乃有一處俗習：設有呂仙仙墳，其門弟子不數數十人，時聞墳前守，卜休否，甚著靈效。惟呂仙仙墳，不幸時臨，伯娘弟下陸仙代理，今年十月，陰曆忽臨大書日，各各急急，今夜午時，呂仙師親駕着統州飛臨，凡屬子弟弟子，均當恭沐誠敬相待，靜候仙師仙諭等語。此間某君為楊某等第三子，得諸喜慕，一面命人召他本境阿人，而文私議，謂呂仙雖得來此，當使尊，因命人呼攝影者十許以重金，諸事畢果，時已深夜，忽見又大動，大雷曰：來罷汝跨西郭部，無驚及世界事，曉，吾乃呂仙神降阿也，時占墳弟子皆閉戶，又聞攝影，又及再聞，亂且寂然，是某家人又紛紛猜議，有謂呂仙不願重斯人間，故不別而去者，有謂呂仙事忙，事務繁多，擇機絕後，皆謂問答異義，是否成否，攝影者則對以難知，又問何可以睹此片光出，則又答以力日後，未必難聞，亦祇可靜候，五日以後，攝影者果持一片至，則儼然一呂仙像也，紅褐高幃，呂仙坐於壇中，佛號又儼然當，情狀更，更祀呂仙，則錦巾羽扇，與軒台上所繪之孔明無異，衆人見此情形，甚為驚訝，於是其事附近近，爭觀呂仙留蹤，可謂盛極一時，觀者甚夥，試判自諱息，此真非虛談歟。

菊影大觀目次

雪	張	徐	緊	王	程	趙	梅
芳	春	喜	翠	又	麟	蘭	蘭
芳	瑞	瑞	芳	宸	雲	芳	芳
婦	打	虹	白	南	御	釣	太
兒	嚴	寬	門	天	隱	碑	真
月	嵩	開	樓	門	劍	亭	浴

定價每部一元二角
零售每部五角
郵費在內
平友書局出版